

自序

国朝自庄廷铨、吕留良、戴名世连兴大狱，文字之禁极严，内外士夫罔敢谈国故者。予来京师，七年之间，经甲午、戊戌、庚子三大变，私叹史官失职，起居注徒戴空名。历朝纂修实录馆阁诸臣罕载笔能言之士，但据军机档册草率成书，凡一切内廷机密要闻，当时无人纪述，后世传闻异辞，家自为说，遂失是非褒贬之公。俯仰三百年庙堂擘画之勤、将相经营之苦，慨然于弓髯乔木之感，未尝不戚戚于怀也。同时在京好谈掌故者有汪舍人穰卿、冒郎中鹤亭，询其著述，秘不肯示人。其出而问世者，多不脱小说余习，外此更无闻焉。甚矣，史才之不易也！予趋职之暇，时有所纪，久之遂成卷帙，大约见而知之者十之七八。士非忧患不能著书，不经乱世亦不能尽人情之变，予忝负言责，纓短汲深，自愧无丝毫补济，安敢自托于古人忧患著书之旨？聊存此篇，备异时史官采择，庶为恶者知所戒而好善者交勉，人情变极思迁，亦转移风气之一道也。自辛亥三月，予携此稿辞职出都，不半载而武昌乱作，欲再行赆续，而东西窜走，交游断绝，四方音问不通，遂长为山中人矣。

宣统辛亥十月胡思敬自序

例 言

一、书中称太后、称上者 光绪朝所作 称孝钦、称德宗者 宣统时所作。

一、左氏叙列国大夫 或称名 或称字 或称官、称谥 前后错出，使人莫晓。明人以地称人，则尤不典。此书于本文则直书姓名 以符史法。于标目则书谥 无谥者书官 无官者书字 以激扬人品。

一、书非作于一时 有前日所纪如是而后日情形复变者 不再改削 用以存真 读者当分别观之。

一、一人数见 前后官职升转不同者 各从其时书 一人而再见者亦同。

一、光、宣之间 署名、官名及内外典制多随意变更 亦各从其时书。

一、古人讳尊、讳亲之说 亦为过小者言之 若大恶可讳 则桀、纣之残暴谁为播扬于后世乎 周公诛管、蔡 亲加刃于其躬尚无可 更何论死后之褒讥。操史笔者 但不当掉弄楮墨 以快一己之私仇 他非所惧也。窃守此义 以待来者。

一、书中于清末新政言之最详 盖及身亲受其祸 艰险备尝 遂不觉大声疾呼而出 怒骂之态多 嬉笑之情少 识者鉴之。

国闻备乘卷一

同城督抚不和

督、抚同城 权位不相下 各以意见缘隙成龃龉 虽君子不免。两广总督那彦成与巡抚百龄相攻讦 百龄寻以失察家丁议遣戍 继百龄者为孙玉庭 劾彦成滥赏盗魁 彦成亦被逮 及百龄再至两广，以玉庭慈懦复劾罢之 此君子攻君子也。吴文镕初至湖广 与巡抚崇纶不协，崇纶百计倾陷，以孤军无援死黄州，则小人攻君子矣。郭嵩焘权粤抚 不一年 见事权尽被总督侵夺 戚然不安 疏请罢抚院 不报。云贵总督魏光燾与法人议路矿 约已定矣 巡抚李经羲监临入闹 未知也 出则尽反前议。总督大恚 经羲力求去 朝廷恶其奏辞不逊，遂削职。张之洞在粤与倪文蔚争，在楚与谭继洵又争 但未露章相诋耳。戊戌诏罢云南、湖北、广东三巡抚 旋复设如故 谕旨言“总督主兵事 巡抚主吏事 然总督位望较崇”。之洞任两广时 自言有节制巡抚之权 不能限其专治兵不问吏事也。至光绪三十年 复用前诏 罢三巡抚 留总督 事权始一。然总督名实不称 载之国史 徒滋后世之疑。云贵总督驻云南 未尝问贵州事 两湖总督驻武昌 未尝问湖南事 推之两广、闽浙、陕甘 莫不皆然。江苏幅员不及四川四分之一 总督驻江宁 巡抚驻苏州 提督驻清

江浦 兼兵部侍郎 专典制淮南 同于督、抚。江督名节制三省 其实号令不出一城，遑问皖、赣？宜将六总督各正其名，如直隶、四川 斯得之矣。

张果敏发迹固始

张曜微时，依其姑夫蒯贺荪于固始令署，年未二十也。固始衙役以千数，最雄鸷有力者曰黄杰，党羽一呼毕集，历任县令皆阴与为缘，不敢相尔汝。河南巡抚廉得杰党奸状，密遣总兵某以五百人往，令絜以献。杰微闻其谋，未审，阴勒部众以待。总兵至，县令款以盛筵，左右前后皆杰耳目，县令不知也。酒数巡，总兵言曰：“闻贵治有黄老虎，其人安在？犹著役乎？”老虎，杰绰号也。令未及答，曜侍酒在旁，即趋前对曰：“此里中豪杰，好义，重然诺，缓急可倚，大人安从知之？”且语且眊，褒赞不容口。左右奔告杰，杰甚德令，以为事且解，部众俱散。翼日，曜率健儿数十，潜引总兵，掩其不备，捕得之，遂伏法，一县皆服其勇。是时捻匪大乱，固始当兵冲。一夕，谍报寇至，县令已公出，城中惶扰。曜见事急，请典史出治团防。典史曰：“我狱吏耳，安敢主兵？”曜曰：“当为尔助。”曰：“无款奈何？”曜曰：“公姑出，徐设计，集之不难。”乃下令城中，贫者出力，富者出钱米，不愿相助者悉徙避城外。得千人，日夜训练，乘城以守。官军追贼，战洪家埠，距城十里。曜登陴，见郭外烟尘蔽空，率三百人往觐，火其辎重。贼溃而走，追败之，斩馘以千计。官军即僧格林沁也，遣使问城中主兵者为谁？曜褐衣徒步诣营谒见，应答如流。僧王大奇之，令随营效力，屡建功。后统嵩武军，与宋庆俱称中州名将。

胡文忠权变

《战国策》描画小人情状 后世虽极诡诈 莫能出其范围。君子恶其人 未尝不明其术 不幸当龃龉之交 事处至难 不得不假借用之，以济一时之变。如胡林翼之出谋用智，其心亦良苦矣。林翼初授鄂抚，驻师江南，官文以将军署总督，驻江北。两府将吏颇构异同 林翼大惧 即渡江谒见官文 结盟 为兄弟 执礼甚恭 出其爱妾拜官文太夫人为义母，月进羨余多金充督署公费。官文大喜，一切军政吏事悉让林翼主持，不置可否，争乃克济。左宗棠为怨家所告陷狱，甚危。林翼犖三千金结交朝贵，得潘祖荫一疏，事遂解。多隆阿、鲍超两将勇鸷而骄，虽曾国藩不能驭，林翼阴以权术笼络之，时夸多以愧鲍 时誉鲍以激励多 如孺妇播弄口舌 阳怒阴讥 皆寓使用。其精诚贯金石，其妙算如鬼神，其心迹如青天白日，微论左、李望尘不及，即曾侯亦不能不却步矣。

文宗遗命得人

文宗大渐，时尚驻蹕热河，内外汹汹，讹言蜂起。显皇后进曰：“圣驾脱有不讳 枢府中畴则可倚？”帝引后手书“文祥”二字示之。后又言：“大阿哥幼冲 当典学 安可无付托者？”帝闭目沉吟良久，徐惊寤曰：“得之矣。”急用倭仁。时倭仁被放新疆 为叶尔羌帮办大臣。帝崩，即日发急递召之回京，命授读东宫。文祥领军机，密加倚任。穆宗即位 尊后为慈安 号曰东太后 尊生母为慈禧 号曰西太后。慈安贤明，慈禧警敏饶机智，两宫同心一德。文祥又引用李棠而结欢恭亲王奕訢，故同治初年之政罔有缺失。慈安崩后数年始更变大臣，又二年始兴园工。西后忌慈安久矣，无疾暴崩，宜外言之啧啧也。

慈安防患之密

慈安无子，一女嫁符珍，早寡。抚爱穆宗，一如己出。待慈禧甚谦让，不肯以嫡自居。初垂帘时，邀与同居养心殿，扃闭各宫门，不启而告之曰：“吾两寡妇人抚一孤子，设不幸奸人乘机造作语言，居间播弄，则天下大事去矣。今寝处一所，朝夕相见，各坦怀相示，谗何由兴？”后穆宗大婚，乃各异宫而居，烛影斧声，遂成千古疑案。戊戌之变，亦因慈禧居颐和园，母子会见日稀，故康党以邪谋进。慈安远虑，真有不可及者。

君主专制之诬

近世倡革命者，恒借君主专制一言为口实，其实诬也。总管太监李莲英有养子四人，曰福恒、福德、福立、福海，各捐郎中，分列户、兵、刑、工四部候补，亟请于孝钦谋实授。一日，刑部尚书葛宝华入见，孝钦以福海托之。宝华曰：“与以小乌布则可，补缺当遵部例，臣何敢专？”孝钦默然，不敢言破例也。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劾罢之。是用人之权，君主不能专也。文宗北狩，行在提款过多，宝鋆坚不奉诏。穆宗大婚，内务府告匱，假之部库，部臣力争，谓府、部界限甚清，不可牵混从事。孝钦初兴园工，游百川、屠仁守先后入谏，几罢者数矣。李鸿章等虽善迎合，不能不借海军报效之名，掩饰国人耳目。是用财之权，君主亦不能专也。同、光以后政衰时犹如此，承平可知矣。

穆宗遗事

穆宗春秋寢富 性豪爽 引内务府郎中贵宝为酒友 上书房翰林王庆祺导之冶游 微行无弗至 旋遭恶疾 讳云出痘 遂崩。李鸿藻 溥帝十四年 临危入见 受遗诏辅立溥伦 寻窥太后意不然 乃立德宗。其母即太后女弟 以故得立。皇后闻德宗入继文宗 不为穆宗立后 泣涕坚卧不起 出怨言。太后召至宫 切齿大骂 批其颊者三。后父崇绮遣人以死讽之 遂不食 七日崩。

裕寿山诛李世忠

李世忠既得罪 羈安庆 尚拥巨贲 私蓄健儿 横行多不法。候补知府吴廷选奉委解盗犯入城，解役饮于市，见少妇靓妆倚门而笑 疑为娼也而挑之。少妇者 某都司之妾。都司故世忠部曲 闻役人无礼，急持挺大呼而出，役恃众蜂拥入室，都司匿复壁以免。次日诉世忠 世忠曰：“鼠辈敢尔 必报之！”一呼而徒众毕集 走索廷选 适外出 其母年七十 出以好语慰之 世忠径批其颊。返遇廷选于途 从舆中曳出痛殴之 伤其左臂。廷选 湖南人也 是时左宗棠方督两江 湘人宦皖者气焰甚盛 闻有廷选事则皆不平 大会湖南馆 联名诉抚院。巡抚裕禄大惧 访诸藩司胡玉坦。玉坦与世忠有隙 劝令除之。初 世忠与陈国瑞私斗杀 曾国藩两惩之 奏请将世忠革职 交安徽巡抚严加管束 疏末有“如再怙恶 当即处以极刑”两语，至是裕禄援国藩旧案以请。诏诛世忠，余党悉赦勿问。世忠临刑 语其僇曰：“吾无大罪恶 唯枉杀何桂贞 宜有此报。”

李文忠滥用乡人

李鸿章待皖人，乡谊最厚。晚年坐镇北洋，凡乡人有求无不应之。久之，闻风靡集，局所军营，安置殆遍，外省人几无容足之所。自谓率乡井子弟为国家捐躯杀贼保疆土，今幸遇太平，当令积钱财、长子孙，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刘铭传与鸿章同县，因事至天津，观其所用人，大骇曰：“如某某者，识字无多，是尝负贩于乡，而亦委以道府要差，几何而不败耶？”因私戒所亲，谓北洋当有大乱，汝辈游橐稍充者，宜及早还家，毋令公私俱败。未几，中东事起，大东沟一战，海军尽毁，皖人治军务者，若丁汝昌、卫汝贵、龚照珩等俱误国获重咎。内外弹章蜂起，鸿章亦不自安，力求解任。知其事者，皆服铭传先见。

京曹印结

承平时，京官最称清苦。翰林仰首望差，阅三年得一试差，可供十年之用；得一学差，俭约者终身用之不尽。部曹放差者甚寡，唯借结费以自给，其实皆私利也。结费不知始自何时，究其端，大约因军兴以后，捐例开，仕途杂，入京引见者多假冒，吏部不能诘，乃令取具各同乡京官印结，始准注选或掣签分省补用。外吏既须京员出结，即不能不稍事应酬，此亦人情之常，不须绳以苛法。其后捐生益多，出结者益众，馈遗多寡无定数，则必有相争相轧之情。于是京曹出结，官始分省，各设印结局，派专员管理而均分其数，罔有议其非者。庚子以后，各省昭信股票悉准报捐，展转鬻贩，值遂大贱。由监生捐一主事，买票不过千余金，而结费有达二千者，过于捐数几倍。行之既久，相习以为固然。

张天师受骗

皇太后七旬万寿，新袭天师张元旭，有人诱之入京祝嘏，费二千金可得二品顶戴，如数予之。天师至京，投文礼部，请随班祝嘏。礼部据旧案，驳斥不许。同乡有好事者，谓礼臣所援不知何案，欲怂恿天师具呈再请。予检乾隆七年九月《东华录》所载梅穀成一奏示之，众喙乃息。按鸿胪寺卿梅穀成奏云：“正一真人张遇隆恭祝万寿。据礼部文称，随班行礼应列左都御史下、侍郎前。臣思真人乃道家之流，祈禳驱邪时有小验，仍而不革可也，假以礼貌可也，乃竟入朝班，俨然与七卿并列，殊于观瞻有碍。应请敕部定议，不必另入班行。”旨下部议，寻议：“嗣后真人承袭谢恩，臣部带领引见，并遵三年来朝之例，准其入觐，照例筵宴，宴毕还山。倘在京适值百官朝贺之期，免其列班行礼。”从之。

陈尚书罪不掩功

庚申之役，文宗北狩，已得疾，内外惶悚。英人欲拥立恭亲王奕訢，如契丹待石晋故事，恐廷臣异议，未敢轻发。和约成，大宴夷酋于礼部，英法皆以兵往，议尊恭王绝席，令王公以下皆跪迎，以觐人情向背。大学士周祖培股栗不能言，孚恩拂衣起曰：“王大臣事同一体，今日玉帛之会，观礼近万人，先朝典制具在，不可紊也！”夷酋知众论不予，遂戢邪谋。是役微孚恩持正，祸几不测。世以其阿附肃逆，咸加丑诋，并其大节而亦没之，殊可痛惜！孚恩后窜新疆，全家死回疆，只一孙逃归，寄食济南，不知所终。

改题为奏

内外言事 有题有奏。例行常事曰“题本”露而不封 先交内阁 由内阁拟旨 (从前外省折奏皆经过通政使司 谓之“通本”后裁通政使 乃并入内阁)再交奏事处进呈 所谓“票签”是也。其非例行常事 或条陈时政 或匡谏阙失 或弹劾官员 用白简加小封 盛以黄匣 径交奏事处进呈 曰“封奏”。皇上黎明起 内奏事处总管太监以题奏上 阅毕 乃召见臣工。凡召见 只一人跪伏殿前 虽内侍不得窃听一语。奏对称旨，或移时乃出。引见则由各署堂官具绿头签 引至丹墀 分班跪诵履历 随退。枢臣俟其事毕 同班进见 禀受机宜 颁本日章奏排单 退而拟旨。应颁示天下者曰“明发上谕”密交各督抚者曰“军机寄字”封交各部院者曰“军机交片”，悉以本日题本奏章移付内阁部员亲诣抄写 今通谓之“阁抄”。庚子以后 或以题本展转稽时日 乃改“题”为“奏”自是阁臣旷无一事 万机勤劳 例折不能遍阅 枢府亦以具文视之 舛错无暇细勘，内批时有误者。余在吏部见部折往往有双请或条陈政见者，皆署曰“依议”盖皆未尝寓目也。

兄弟不睦

恭亲王奕訢与醇亲王奕譞为异母兄弟，恭王在文宗时已出参枢政。穆宗中兴 两宫并出垂帘 封为议政王 内外多赖其调护 天下称为贤王。醇王虽嫉之，莫能挤也。及德宗立，醇王之势渐张，趋附者益众 日伺恭王之短而攻之 遂有甲申□月□日之谕。恭王虽罢 醇王以太上之尊不便径入枢府 乃援孙毓汶为军机大臣。毓汶人甚狡诈 曾充醇邸蒙师 既得志 倚势骄横 每入对 班在后而发言最先。孝钦尝目送之，见毓汶如见醇王也。醇党多小人，稍通

贿赂 自是政事日胜 恭王不敢与较。甲午和戎之役 皆毓汶等从中主持 而国势蹉跎弱矣。

母子夫妇不和

德宗既由藩邸入承大统，孝钦偏厚母家，援立其兄桂祥女为后 后长德宗二岁 貌不甚扬。长善二女同时入宫为贵妃 长曰珍妃 工翰墨 善棋 德宗尤宠爱之 与皇后不甚亲睦。二妃屡受孝钦鞭责 诉之上 上勿敢言 由是母子夫妇之间微有隙。戊戌康党构逆 论者不直德宗。庚子载漪信用拳匪 谋内禅 论者又不直孝钦。孝钦西巡还 亦自悔之 年且耄矣 屡更忧患 后事遥遥不可知 因推权政府不肯任劳怨。荣禄虽专，犹稍知大体。奕劻继之，侈而贪 群小凑进 久而左右前后之人皆其私党 孝钦亦无如何也。自光绪元年至十八年为兄弟不和时代，自十八年至三十四年为母子夫妇不和时代 终帝之身 两事相为首尾凡三十四年。自古国家之败多起于伦理 家齐而后国治 不诚信哉？

屠仁守罢职

孝感屠仁守在台谏颇负直声，同时大僚若大学士恩承、李鸿章、刑部侍郎薛允升、湖广总督卞宝第、两广总督张树声、广西巡抚徐延旭皆被纠弹。其后 光绪十四年谏修颐和园一疏 引宣宗圣谕五百余言 太后览奏 怒责枢臣曰：“祖宗家法如是 何不早告我知之？”孙毓汶进曰：“小臣冒昧何责焉？”寝其奏不下。越一年 太后归政 仁守复疏言：“时事方殷 太后不宜委卸 当仿高宗内禅故事，一切内外封奏仍进呈慈览 徐议施行。”太后遂下诏罪状仁守 谓：“垂帘听政本属万不得已 深宫鉴前代流弊 特饬及时归政 上符列圣成宪，下杜后世口实 主持坚定 用意甚深 早经宣示中外。令出

未几旋即反汗天下后世将视予为何如人耶？擢还原疏即令解职，候部议。吏部议以补官日革职留任。太后大怒，尽罢吏部六堂官及考功掌印郎中，中旨径革仁守职，永不叙用。当时士论颇疑仁守以揣摩得罪，实则园工一疏进言太直，早伏祸机也。

江西京官风气

江西人向无党援道、咸之交陈孚恩、万青藜、胡家玉同时在高位，皆被人挤陷，一仆不再振。青藜既长六卿，与户部尚书董恂皆有协揆之望，李鸿藻后起而秉枢政，忌两人资望在先，嫉清流党攻之遂沉滞累年不迁。家玉奉使按事湖南过武昌官文以公款三千金为贐，曾国荃后为巡抚，与官文不协，暴其事，家玉遂出军机。江西钱粮多浮冒，巡抚刘坤一尤苛，家玉出死力纠弹，坤一与争不胜，遂摭其请托私函入告。朝廷两罪之，实阴庇坤一，降坤一三级留任，家玉由左都御史降通政司参议，旋即退休。以家玉之刚直使气而败，以青藜之矜矜自守而亦不振，孚恩浮沉于两党之间，宜其更负时谤矣。自家玉罢后垂三十年，江西无三品京官（詹事朱琛祖籍贵溪亦休致不用）

简放道府成例

朝廷重道府，不欲以铨选常例限之，简放时枢臣分三单请旨：京察一等记名用道府者为一单，候补道府得保荐交军机存记者为一单，部曹科道俸满截取以道府用者为一单。三单虽并进用京察人员十常八九，保荐存记多至数百人，与政府私有援系亦间放一二截取简用者绝少存记可归补截取可归选故不能与京察并，唯御史懋直好言事者，枢府畏其锋芒往往借升迁为放黜如余诚格、王乃徵、秦树声、姚舒密皆是也。树声由郎中考御史记名尚未

传补，召见时面参权要，故不待传补先去之。近岁督、抚不守旧制，每道府缺出，随折保荐一员，旨不下即除授之，朝士相顾错愕，莫知何许人。一省肇端，各督、抚援例而至，此朝廷失权之渐，考世变者不可不知。其不由军机进单，亦无疆臣保荐，中旨径任用者，近数十年中唯见编修张履春一人。履春，南丰人，因翰林院值班得召见，奏陈江西事甚详。已而武昌遗缺出，枢臣上请，太后曰：“张某朴实可用。”遂授之。是时履春散馆甫二年，资俸最浅，不虞遽以口舌得官。报者至门，拒不纳曰：“此苏拉诈索，安有因因而外放者。”后谒军机，始询知其由。阅二月，侍读翁斌孙以京察一等放大同府，斌孙常熟世家，开坊十余年，放逐边远，念及履春，沮丧不宁者累日。

何小宋贻误军事

马江之败，张佩纶为众恶所归，鲜有议及何璟者。法师扰闽时，璟任闽浙总督，佩纶衔命至，兵事悉以诿之，安坐不出一策，但日叩鬼神问吉凶。敌人与地方交涉，只知有督、抚，漫不省钦使为何人。事既决裂，法提督贻书督署，约日决战攻炮台。璟不晓西文，压置勿启者二日。洋务局提调某闻有夷书，寂不见督轺动静，因衙参请白事，索其书观之，则哀的美敦书也。期已迫矣，彼此瞠目相视，议驰告钦使。钦使行轺距省城六十里，得警报大惧，从幕客谋，遣翻译官入法军请缓期。法军不纳，已起碇鸣炮，鼓轮前进，我师措手不及，遂大溃。

袁岑气焰

戊戌政变，袁世凯首发逆谋，戾子避兵西巡，岑春煊沿途拥卫入关，由是皆有宠于太后。余观二人举动亦各具恣睢叱咤之才，非

尽恃宠也。张翼以小吏给事醇邸，不数年，官至侍郎，驍驍大用。世凯参其私鬻开平矿产解职 涉讼英廷二年 快快归 遂一蹶不起。溥善以吏部侍郎兼左翼总兵 本近支宗亲 兄弟子侄布朝列 奸人盗卖陵地 用左翼印押契 世凯复劾罢之 其锋芒亦可畏矣。春煊气力更出其上 粤绅有周荣曜者 初由关吏起家 积赀数百万。春煊瞰其富 折简招至署中责报效 荣曜不应 私辇金入都 求通奕劻之门 遂简四品京卿 出使比利时。春煊怒曰：“奴子乃狡狴如是。”即日参其私蚀关税 请削职监追 荣曜奔香港 尽籍其产入官 奕劻熟视 莫敢出一辞救也。既而铁路议起 春煊主派捐 粤人不允 请招股。春煊曰：“是把持也！”捕倡议道员黎国廉下之狱 全粤绅民皆愤 推前闽浙总督许应骙为首 联名上诉。诏周馥按问 亦莫能直也。春煊每至一省 必大肆纠弹 上下皆股栗失色。

媚 袁

袁世凯初以同知分发直隶 周馥方为藩司 言之李鸿章 知其为袁甲三侄也 始稍稍属以事。及世凯骤贵 交通政府 专北洋兵柄 馥反屈意事之。闻其抚山东时 或持北洋一书来谒 即日接见 委要差。其人盖浮荡不羁末僚也 藩司以告 馥曰：“吾亦知其不可 慰帅欲之 奈何？”江西教案起 外务部曰：“北洋熟外交 得其人以往 必济。”于是世凯派津海关道梁敦彦往 卒不得要领而还。直隶创公债票 遍张告谕 无应者。日人贪其息 阴出金购之。及粤督请借洋款办新政 户部驳之曰：“洋款流弊多 利权外溢。北洋公债善 可仿行之。”公债之即洋款 部臣非不知之 盖借是以媚袁也。学堂、警察、新军皆萌芽天津 各省督抚承望风旨 派员北上考察，皆采用其章程，如山东、河南、闽浙诸省 见之奏报 可考而知也。

岑云阶粗莽

岑春煊性极粗莽 戊戌服闋入京 结交康党 入保国会 慷慨上书 急欲一试 遂由候补京卿外简广东布政使。莅任不数月 即与总督谭钟麟腾章相诋。太后恶之 荣禄为缓颊 乃调甘肃。甘肃库款多亏空 历任总督以空文盘查 相缘为故事 阅四五十年矣。总督陶模恐春煊揭破 追论前官徇隐 且兴大狱 甫至即具疏保荐 冀结其欢心 春煊益骄。庚子 拳匪乱京畿 自请统兵入卫 不候模命 即率六营出关 绕漠行千余里至京。入见太后 自陈：“臣军临时召募 但任防守 不敢当前敌。”有诏：“令驻张家口防俄。”未行而京城陷 仓卒走昌平。越日 御驾过南口 侍从皆散 春煊追及居庸关，有马队二千 两宫大喜 赖以护卫。遂随之入晋、入秦 擢陕西巡抚 宠任甚至。上方供用 日限三百金内外 整饬有法。凡所规画，多采用幕客张鸣岐之谋。后调抚山西 移督四川、广东 皆挈以俱行。至桂林 为捐双月道员 上疏论荐甚力。旋放太平思顺道 遂擢广西藩司 升巡抚 年甫三十 封圻中所仅见也。丙午秋 春煊由两广调云贵 快快留上海半年 坚不赴任 奏参丁振铎疲玩启戎心，疆事不可收拾。朝廷不得已，令锡良让四川予之。疆臣以去就要君 始自春煊 三百余年所未有。履霜之渐 识微者其知惧矣！

盛杏荪办洋务

盛宣怀办洋务三十余年 电报、轮船、矿利、银行皆归掌握 揽东南利权 奔走效用者遍天下 官至尚书 资产过千万 亦可谓长袖善舞矣。其始起，推挽由李鸿章。鸿章内召，王文韶继为北洋大臣 倚之如左右手。北洋京畿左辅 为洋务总汇之地 湖广总督张之洞忌之。是时芦汉铁路议成 南端由之洞主政 北端由文韶。文

韶欲保用宣怀，恐之洞不从，遣宣怀私诣武昌，探其意旨。之洞办武昌铁政亏空过百万，方窘迫，莫知为计。宣怀至，许为接办，任弥补。之洞大喜，遂与文韶合疏保荐宣怀为督办芦汉铁路大臣。后鸿章薨，文韶再罢，宣怀之势遂孤。袁世凯继为北洋大臣，先夺电报局以授吴重熹，继又夺铁路局以授唐绍仪，又严诘招商局报销。宣怀不得已，乃尽卸各差，脱身回里。癸卯，服阙还朝，遍交朝贵，皆不得其欢心。卧病僧舍，几不起。后数年度支部办预算表，梁士诒与唐绍仪把持邮政，皆粤党也。泽公谋欲去之，莫能窥其底蕴，宣怀乘机进贿，遂起用为邮传部尚书。

兵权不轻假汉人

朝廷兵柄不轻假汉人，入关之初，下山东，下河南，下陕西、四川、云南，削平东南僭逆，皆用诸王贝勒。其时殷顽未靖，主少国疑，盖有不得不然之势。三藩变起，蹂躏半天下，圣祖神武，九载而后定。自是四方有事，辄简一亲贵大臣为大将军，或曰“经略”，副以一人曰“参赞”。康熙征噶尔丹，福全、祥宁为大将军，允提副之。再征策妄，允禔为大将军。雍正征策零，傅尔丹为大将军。乾隆征达瓦齐，班第为定北将军，成衮杂布等为参赞，永常为定西将军，鄂容安等为参赞。再征霍集占，兆惠为将军。征廓尔喀、征台湾，皆福康安为大将军，海兰察为参赞。征缅甸，明瑞为将军，明瑞死，傅恒为经略，阿桂为副将军。两征金川，初命讷亲，傅恒为经略，再命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副之。嘉庆征三省邪匪，额勒登保为经略，德楞泰为参赞。唯世宗简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岳钟琪为参赞，以征青海。两用张广泗为宁远将军，接征准部，戡苗疆。钟琪遭蜚语，几不测，年、张贪功不悟，卒以诛死。粤匪之乱，始用赛尚阿不济，继用向荣，和春亦无功，乃重任曾国藩，统制四省。祁寯藻在军机，疑其兵权太重，请文宗裁抑，不许。江宁破，国藩贻弟国荃书，

甚危惧，不敢居功，让官文领衔入奏。胡林翼亦曲意交欢官文。咸、同以后，局势稍稍变矣。用李鸿章平捻，用左宗棠平回，法越之役用彭玉麟督师，辽东之战用刘坤一节制关外诸将，近复参用汉员为将军、都统。北洋五大军既溃，袁世凯改变军制，大开幕府，筹饷征兵，欲联合南北为一，无敢议其专者。

部 务

部务之不振也，曹郎积资十余年，甫谙部章，京察保一等，即简放道府以去。侍郎多起家翰林，初膺部务，临事漫不訾省，司员拟稿进，涉笔占位署名，时人谓之“画黑稿”。尚书稍谙练，或一人兼数差，年又耄老，且视六部繁简次序，以调任为升迁（旧例由工调兵、刑，转礼，转户，至吏部，则侍郎可升总宪，尚书可升协办）势不得不委权司曹。司曹好逸恶劳，委之胥吏，遂子孙窟穴其中，倒持之渐，有自来矣。唯刑部法律精，例案山积，举笔一误，关系人生死。历朝重狱恤刑，必简一曾任刑曹、熟秋审者为尚、侍。薛允升薨，江苏巡抚赵舒翹内用为尚书。舒翹诛，直隶臬司沈家本内用为侍郎，皆刑部秋审处旧僚也。薛、赵、沈之治刑部也，薛主严，赵、沈主宽，徐桐、鹿传霖之治吏部也，桐主严，传霖主宽，宽严不得其中，各有流弊。求如阎敬铭之理财，近世盖罕见矣。敬铭为户部尚书时，每晨起入署，日晡而散，司员上堂取诺，穷诘再三，必尽其底蕴乃已。随身自备一册，视文牒要语伏案手自抄之。腹饥，市烧饼二枚，且啖且抄。勤劬耐劳苦，虽乡村老学究不逮。今阅数十年，部中尚守其成法，综核之精，自王庆云外鲜有及者。

太后七旬万寿

京朝官出典乡试，命下数日，即驰驿出都。云、贵最边远，简放